

贺州客家人祭祀饮食符号的象征隐喻

——以莲塘镇白花村为个案

冯智明^a, 倪水雄^b

(广西师范大学 a 文学院; b 人事处,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祭祀仪式与饮食习俗有着密切关系, 围绕食物供品发生的献祭行为处于祭祀仪式的核心地位, 具有特殊的符号意指功能和象征意涵。在人神之间求索酬报活动中, 白花村客家人承袭了一系列传递其思维模式的食物供品献祭体系, 并通过形状、属性、“谐音类比规则”来隐喻祈福禳灾的心理需求, 隐含了客家人基于联想的象征思维模式。

关键词: 客家人; 祭祀饮食; 象征

中图分类号: C95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07)04-0150-05

饮食习俗是民族食事活动中积久形成并传承不息的风俗习惯, 是构成饮食文化的元素, 起到贯通与制约的作用, 并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表现出相异的传承惯制。祭祀饮食习俗是在原始宗教信仰或世俗仪式过程中, 有特定表达方式的食禁、食性、食礼与食规。因此, 祭祀仪式与饮食习俗有着密切关系。

《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礼从祭祀饮食行为中发端, 经圣人的发展构建成治国政、处事为人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并引导着饮食习俗的伦理化与神圣性。因之“饮食—祭祀—礼”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模式, 具有同源的文化要义。值得指出的是, 祭祀饮食作为一种传承于人神共处场域的特殊民俗事象体系, 与植根于民众居家饮膳的日常生活饮食有着一定的区别。突出表现在献祭程序的神秘性、“准法律性”和民众饮食行为的象征性。食物的选择与搭配有固定原则, 民众通过神秘的仪式呈现其象征意义, 人神共享的饮食是观念中的象征性饮食行为, 受仪式秩序的制约。祭祀饮食习俗孕育于日

常生活, 并依附于祭祀活动中。下面, 我们试从客家人祭祀仪式中食物供品的献祭体系, 来剖析客家人祭祀饮食符号的象征意蕴。

一、白花村概况

白花村隶属于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 是一个由老虎岭、广福岭、天台山和鲫鱼岭等土岭围成的小盆地, 俗称白花坳。盆地内是平坦的水田, 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围屋点缀在开阔的稻田中。自成一体的小盆地, 为客家文化在这里有序传承和独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村西北距贺州市市区约 10 公里, 南面有国道 323 线穿越天台山。白花村是一个行政村, 共 4 950 人, 分 26 个村民小组。除约 1 000 人为本地人外, 其他均为客家人, 共 1 100 户。白花寨、上坪、下坪、上龙、下龙和老寨 6 个自然村为本地人居住区, 其他村民小组为纯客家人。客家人祖源地均来自广东梅县、丰顺等地, 语言上属长乐和河婆客家人分支。村里保存了 30 多座完整的客家民居建筑, 有围龙屋、府第式和锁头屋等样式, 传统文化氛围浓厚,

收稿日期: 2007-03-16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6 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课题; 桂东南客家饮食习俗文化调查与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校级重点科研项目; 广西客家饮食民俗文化调查与开发研究

作者简介: 冯智明(1982—), 女, 重庆人, 硕士研究生; 倪水雄(1979—), 男, 广西苍梧人, 人事处干部。

以白花垌为馆区的客家文化生态博物馆正在筹建中。

客家民间信仰具有汉族民间信仰的共性:即多神、杂神崇拜、原始性、自发性、大众性的各类宗教文化与生活习俗互渗融合。在白花村,民间信仰与仪式贯穿客家村民的四时生活。各姓客家人都有本族的祠堂,岁时节庆、祖先忌日必合族祭祀祖先。庙宇有洞心寺、秀峰庵、水月宫,供奉如来俗佛、观音、关公、土地龙神等神灵。年初年末,举行村民祈福活动,定期举办安龙、打醮、“炮期”(抢花炮以决定家族轮值主持祭祀制度,现已无此仪式,各家族均为炮爷,共同参与祭祀活动)等大型祭祀活动。各自然村均有伯公庙,农历二月二为神诞期,有泰山石敢当、古树、石碑、河流、桥等自然神崇拜,还有丧葬打斋、求仙收惊、风水算命、行为禁忌等巫术俗信。总之,白花村民间信仰呈现出佛、道、俗信混杂又自成体系的形态。白花村的祭祀仪式构建在血缘与地域的基础之上,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以祖先祭祀为对象的家祭、以神明为对象的庙祭和以鬼魂为对象的路祭。

二、食物祭品的馈赠象征结构

“象征”是仪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尽管学界对仪式象征的诠释各有千秋,但我们不难理解仪式是由“象征符号”、“象征意义”和“象征方式”三要素构成的操作体系。围绕食物供品而发生的献祭行为,处于祭祀仪式的核心地位,具有特殊的符号意指功能和象征意涵。由于生态环境、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历史文化的积淀,在人神之间求索酬报活动中,白花村客家人承袭了一系列传递其思维模式的食物供品献祭体系。祭品作为奉献给神灵的礼物,在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表现在“主体向神灵奉献的各种祭品、供奉祭品过程中采取的象征性行为 and 人们在一定思维导向作用下对所供奉的祭品及其消费祭品的行为赋予的象征意蕴”^[1]。当然,以牺牲为主的食物类祭品在祭祀中不可或缺,而在客家人祭祀仪式中,何为客家人选择食物供品构成要素的原初动力?客家社会中是否有着特定族群表征的饮食象征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的“文化代码”(cultural code)?

《诗经·小雅·楚茨》有云:“萟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人总是根据凡人形

象和社会体制创造神灵世界。民众将“民以食为天”的生存理念推己及神,认为神灵生活在类似于人间的世界,有饮食的需要与欲望,只有在各种祭祀活动中献上自己钟爱的精美食品,才会将所祈之愿传达给神灵,从而得到神慷慨的回报。

(一)牺牲

牺牲是宗教祭礼活动中最重要的供品,指马、牛、羊、鸡、犬、豕等牲畜,古称“六畜”。如今客家人多选择羊、豕、鸡三牲,有时候还包括鸭。

1 羊。在白花村,羊多被用来祭献大型祭祀活动中的庙宇神灵和祖宗。因自然条件限制,这里的村民不饲养羊,故此,羊在祭品中显得特别珍贵。每逢农历六月六立琴庙炮会之期,田心村江氏家族要将围屋祖龛旁的神镜抬出游神朝奉。在出游的队伍中,紧跟神镜的就是绑在特制供桌上的全羊和全猪。

2 猪。猪是六畜中用于献祭频率较高的牺牲,是上等的供品。凡涉及荤腥的献祭,客家人必用猪。其他岁时祭仪、人生礼仪祭仪等,多以小家庭为单位举行祭礼,不论条件富贫,一块长方形煮熟的猪肉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殷实的家庭还购买专用于祭祀的烤乳猪来祭祖。猪在祭祀中的普遍运用,根源于客家社会农耕生活方式,猪是圈养最易和最多的家畜,也是人们平时主要的肉食来源,自然成为祭祀牺牲的选择之一。

3 鸡。有关鸡的民间俗信,在客家人社会生活中不胜枚举,构成了一组特异的民俗事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鸡的自然特性和象征意义赋予了其在祭祀、丧葬、禳祝、巫术等方面的超自然神力而步入神坛。客家人祭祀用雄鸡之俗,是上古祭仪之遗存。在年节供献祖先神灵、丧葬祭奠之灵等各类仪式中,鸡的各个部位如头、脚、血,甚至蛋都负载了神秘的象征意义。人们用褪毛煮熟的全雄鸡以飨先祖和神灵。丧葬仪式中的鸡则是驱邪、临神等多重功能的聚合体。逝者洗尸入棺后,后人即在棺材尾旁设一香坛与祭桌,上摆一碗酒、一碗饭,饭上插一双筷子,放一个熟鸡蛋,并用碟盛一只全熟鸡,头朝里,脚爪斩成跑样,俗称“扒路鸡”。下葬时,先要杀只公鸡丢进墓坑内,让它扑腾一番,鸡血亦洒入墓坑,后才将棺木放入,亦称扒路。

鸡在客家人祭祀仪式中的广泛运用,渗透了

浓厚的宗教和巫术色彩。雄鸡既是献给神祖的礼物,又能驱邪纳吉,沟通人神与阴阳,以其超自然力量引导与事者顺利“通过”仪式,实现某种阶段的转换,或者获得新的角色和心理认可。客家人葬礼中所置“扒路鸡”,即有“带路”之意。后人恐阴间厉鬼对逝者不利,用祥物鸡驱鬼开路,为其扫清通往冥间之行,以觅得安息之地。民众用鸡这一象征符号,寄托了对死者灵魂归宿的美好期望,也彰显了客家人“视死如生”的伦理观念。

4 鸭。鸭被用作牺牲的情况并不多见,仅见于客家人“七月半”中元节祭祖的仪式中。在这一天,人们不用鸡,而改用全熟鸭供奉祖先。当地人认为,这一天阴阳界大门敞开,鸭子会凫水,可以渡黄泉(阴间)。祖先的灵魂可以借助其翅膀游回阳间,收取后人馈赠的食物、衣服和钱财;又因鸭血与“压邪”谐音,可压制乱串的孤魂野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在客家人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人们普遍接受世间事物的循环流动与相生相克来源于阴阳五行的说法,“人们追求的致中和,包括自然系统(天)的和谐、个体系统(人)的和谐、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三个层面的均衡和谐。”^[2]从鸭作为祭品来说,其沟通阳间与阴间的功能,在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这是欲求人与自然系统和谐的生存策略;从鸭作为人的饮食来说,鸭性属阴凉性,有清心降火之效,正合七月流火时节食用,契合了客家人对于食物“冷/热”二元对立结构的理念,这是欲求个人有机体阴阳平衡的生活经验,这两个层次构成了中元节祭鸭、吃鸭习俗的本原意义和传承动力。

(二)粮食

与人的饮食体系不同,神嗜饮食中以肉食为主食,而粮食则退居第二位。粮食类祭品,多以黍稷稻麦为代表,古称“粱盛”。古代中原地区粮食以黍、稷为主,二者自然被广泛用于祭祀。

白花村客家人的粮食祭品多表现为稻米类制品。一种是直接用米作供品,见于以神明为对象的庙祭中。另一种是用粳米和糯米加工成各类糕、粽、糍、粿等食品。不同的祭祀活动有不同的米制品,成为风靡客家地区和更广区域的美味小吃。春节前后的祭祀活动较多,各类客家粿纷纷出炉。甜粿(年糕)、发糕、花生芝麻馅的甜叶包糍、肉馅的咸叶包糍和甜油糍,蔚为大观。

(三)果蔬饮品

神嗜饮食结构中,瓜果、蔬菜、饮料的地位亦不可忽视。客家人祭祀中用得最多的水果是柚子,其次是橘子、苹果、红枣、栗子、花生、桂圆等;蔬菜类有腐竹、粉丝、豆腐、生菜、葱、蒜等,不同的搭配蕴意相异。饮料祭品包括酒和茶,客家人通常是三杯酒、一杯茶。他们祭祀用酒多指是用糯米制的黄酒,黄酒因酿造时间、方法和浓度的差异而分为冬酒、冬浸酒、四双酒、单酒四种。其中,冬浸酒是在冬至那天酿造,色泽淡青,其香浓郁,35度左右,成为宴请宾客和祭祀神灵的首选。客家人很少买市场上出售的绿茶等茶叶,而是从山上摘下山楂树叶,泡成山楂叶茶,装入锡壶,供奉神灵的即是这种茶。

三、类比思维的象征隐喻

客家人对祭品的选择与象征意义的贯注是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智慧结晶,人们通过特定祭品的献祭与消费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并借此礼物的馈赠仪式,以满足自身祈福禳灾的心理需求。这些在献祭过程中发散福吉信息的符号,被人们视为具有灵性的吉祥食物,寄托了其对未来生存状态的渴求,并期望通达神灵。符号学奠基人皮尔士(Peirce)把人类的文化符号归纳为“类像(Gicon)、“标致”(index)和“象征”(Symbol)三种类型。“类像”符号的特征是“相似性”,“标志”符号的特征是“关联性”,“象征”符号的特征是“规约性”。仪式的符号被看做“象征”符号,但“相似性”和“关联性”原则,同样也是仪式符号构建中不可忽视的思维模式^[3]。食物祭品在祭祀的情境中超出日常果腹而具备意指功能,隐含了客家人基于联想的象征思维模式。其特征是运用饮食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将二者加以类比而产生意指作用,久而久之便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和旺盛生命力的“规约性”习俗。在隐喻思维中,“主体往往通过象征符号在外部形态上的可视性,内在属性上的可知性,特定名称上的可读性以及历史渊源上的现象和因素”^{[1]26},将象征因素的符号和意义两方面形象化地联系在一起。客家人食物祭品的象征隐喻,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方式:

(一)形状类比

食物祭品外部形状的特征具有可视性,极易被民众将其与自身内在的观念意识进行类比联想,从而推行出象征意蕴。客家人选择的祭品,很大一部分是呈圆形的,象征家人团圆、花好月圆等以“圆满”为基本内涵及外延的人生境界。比如,米制品大多做成圆形,发糕、油糍、萝卜糕、甜糕(年糕)、汤圆等圆形食物,是客家人对于“圆”意识阐释的外在物化形态,柚子、苹果、橘子等水果呈圆形,也是作为祭品的原因之一。年节祭祀是为合家团圆,人生礼仪祭祀是圆通过之梦,其深层含义是人、神、自然的“和合”,即最佳的圆满状态。中秋节一系列的圆形物象,更将客家人“圆”的文化展露无遗。皓月当空,人们用月饼、柚子、苹果、西瓜、田螺、芋头“接月华”,拜神赏月,圆形瓜果表露了期盼亲朋友人千里共婵娟的团圆夙愿。芋头因要剥皮吃,俗称“剥鬼皮”,还隐喻了逐鬼驱邪的禳灾观念,这与对圆满的追求,本质上是一致的。祭祀仪式中“圆”意象的运用,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致中和”的精神实质,并在客家人辗转迁徙的历史中,更深地扎根于其生活习俗。粉丝则由于长条形而寓意长长久久,长命百岁,成为长寿的象征。婚礼中夫妻拜堂时,通过一系列的食物献祭祖宗和之后的夫妻共食行为来象征二人白头偕老。一朵用油炸膨的粉丝扎成的花朵,祝福新人婚后开花结果,早生贵子。两个鸡臂(大腿)和两块猪子排在供奉祖宗后,夫妻二人要礼节性地互喂对方一口,这是以两种食物骨肉相连的形状,比拟新人婚后永不分离,食物形状类比象征与饮食行为祈福在此相结合。

(二)属性类比

食物的内在属性包括味觉、特性和素质等内部状态和特征,人们在接触、烹煮和品尝的同时,对内在属性有了感性的了解,后用其特殊的特性来类比与其相似的事物和观念。食物的属性类比规则是一种更为隐性的难为处于一定文化社群外的人所捕捉的象征符号形式。王仁湘先生认为,精味是中国饮食艺术的基本内容和最高境界,“食以味为先”更是普通大众的普遍追求。客家人用糖的甜味来类比爱情甜蜜和婚姻美满。婚礼中夫妻拜堂时,除了鸡腿和猪子排以外,还有两块红方糖。新人要互喂对方,表示今后的生活好比方糖一样甜蜜。

食物在冷热、干湿、软硬等方面呈现出来的特性,也被人们纳入食物类比象征思维中。腊月二十四,客家人要送灶神上天,为了防止他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丑恶,遂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之“醉司命”,还要用糖果祭祀以粘住其嘴巴,目的是让灶神上天尽言好事,少言坏事。用酒糟和糖果祭祀灶神,便是客家人将两种食物的特性——醉和粘来幻想控制灶神的表现,即使有点幽默戏神的色彩在其中,这两种祭品可谓是最有针对性的选择。食物祭品的属性类比象征,还包括以动物的能力、个性、习惯等素质,来类比人的体质特征和性格能力等生存状态。古人谓“鸡有五德”,鸡司职鸣啼与刨地觅食的生物属性,赋予了其人格化的勤劳忠诚品德。客家人总以鸡的勤劳来教育小孩,要养成吃苦耐劳和开拓进取的性格。他们认为,鸡身上彰显着族群精神的隐喻力量,用它侍奉神灵和祖先会得到其认同。葬礼中的“扒路鸡”,鸡脚特地摆成撇开扒路的形状,这是食物形状类比与素质类比的结合,人们从鸡扒土觅食的习惯类比,联想到逝者阴间路上障碍的扫除,鸡兼具了祭品的吉祥性与功能性。

(三)谐音类比

以谐音类比的方式在事物名称的语音与特定观念的读音之间,建立起意指关系来隐喻主体价值观,引申出多重文化含义,是自古以来以祈福辟邪为宗旨的吉祥民俗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献祭仪式中,食物与纸钱、蜡烛、鞭炮等祭品,共同组成了通晓神灵祖先和庇荫民众的吉祥物。“吉利谐音的表达方式是:以谐音为媒介,在视觉现象与文化内涵之间建立象征与被象征的关系,并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祈福,求吉的愿望。”^[4]意即以隐喻的方式,通过食物祭品与吉祥语的谐音关系,表达人们祭神中祈祷的福愿。隐喻的构成基础是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又受到文化背景因素的制约。“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对特定本体和特定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具有不同的理解或敏感度。”^[5]的确,以一个“他者”的身份走进客家村落,面对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要理解随处可见的谐音民俗不是一件易事。

客家人大多用“明谐”的方法,建立食物祭品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联。水果祭品除形状为圆形象征圆满外,还因其吉祥谐音象征。苹果象征“平

安”、橘子象征“吉利”、柚子象征“有子”。几乎在所有祭祀神灵祖先的活动中,都会有两个肥大的柚子,上面各插一根松柏树枝,二者合起来的意思是“百(柏)子千孙”,显示出客家人强烈的子孙繁衍观。庙会和葬礼中的发版,隐喻“发财致富,家族兴旺”,大年初一祭祖的素菜腐竹、豆腐则有“富足、富裕”之意,隐含的是客家人年年有余的财富观念。当地人的“蔬菜嫁妆”婚俗,可谓是别开生面的吉祥谐音民俗。女儿出嫁时,父母要用红绳捆扎芹菜、大蒜、香葱、韭菜各一把陪嫁到男方,并于拜堂时祭奉男方祖宗,以示对女儿、女婿的美好祝愿和让祖宗保佑二人今后勤快、会算、聪明,婚姻持久。八月十五拜月祭品西瓜,则以暗谐的方式隐喻女子祈子的行为。西瓜有多籽的特征,“籽”与“子”谐音,曲折地象征多子的意愿。吉祥谐音象征充分表现了客家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细心感悟。

民俗象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对等关系的形成,不是牵强附会的硬性搭配,而是民众共同心理和审美趋向基础上的“习俗惯例化”过程。“形成所指的惯例包括至少三个方面:一是民俗行为者的民俗意图;二是民俗传统的常规;三是民俗传承的渠道。行为者的民俗意图发挥着重要的指示(signification)作用,是符号‘所指’产生意义的来源。”^[9] 客家人的食物祭品构成体系,传承了中国祭祀文化的传统精神,表现为主副食饮料的齐备结构,并在族群和地域文化的浸润中,以类比思维的象征规则隐喻了诸如农事丰收、家族繁衍、生境安泰、驱邪除祟等祈福禳灾观念,其核心是“福”、“吉”的民俗意图。历代客家人根据自身在

物质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地创造食物祭品象征符号,并通过神圣的献祭仪式传承渠道表现和流传,从而构成了祭祀饮食象征符号能指的潜在源泉和所指含义的母题。

白花村小盆地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和“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造就一种独特的客家文化生态环境,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祭祀活动贯穿民众人伦生活,不断生发和蜕变,却始终未失去传统之根。在以食物祭品为中心的物象选择和献祭体系中,我们看到的是客家人人神类比模式和象征隐喻朴素哲学思维的智慧闪现。无论是对神灵和祖先馈赠以礼物,还是对鬼魂施以慈悲的饮食习俗,都是为了维持宇宙三界的和谐,蕴涵着同样的民众心愿:祈福和禳灾,即关注与此岸生活相关的“现世利益”。正是出于这一功利性的需求,才构成民间献祭及饮食习俗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承动力。

参考文献:

- [1] 瞿明安. 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214.
- [2] 李亦园. 传统中国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宗教与神话[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3] 薛艺兵. 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 下[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3 (3).
- [4] 黄涛. 谐音象征与吉祥民俗[J]. 河北大学学报, 2006 (2).
- [5] 李佐文, 刘长春. 论隐喻的相似性基础[J]. 河北大学学报, 2003 (3).
- [6] 乌丙安. 民俗学原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269.

[责任编辑 龙岩]

The Symbol Metaphor of Sacrificial Diet of Hezhou Hakka

——Taking Baihua Village of Liantang Town as an example

FENG Zhi-ming^a, NI Shui-xiong^b

(a School of Literature, b.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diet customs. The sacrificial behavior surrounding fete food plays core role in the ceremony, and delivers special parabolic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 During th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omniscience, people of Hakka inherit a set of sacrificial food system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rough the shape, attribute and pronunciation of the food, Hakka pray for fortune and avoid disaster, concealing symbolic through the pattern, which based on association.

Key words: Hakka; sacrificial diet; symbol